

西北稀見叢書文獻

第十一卷

中國西北文獻叢書



中國西北文獻叢書·第二輯

西北稀見叢書文獻

第十一卷



關中叢書目錄

第六集

不二歌集二卷

明張春

一

楚辭新注八卷

清屈復

三〇

河濱遺書鈔六卷

清李楷

二〇

漢詩音註十卷

清李因篤

二三一

春冰室野乘三卷

清李岳瑞

三〇五

張太僕不二歌集

不二歌集序

不二歌者同州張泰宇先生被虜於瀋陽守死不屈歌以見志者也先生死後本朝定鼎康熙三十年先生喪始歸事之本末乃詳或取其歌與先後颺先生詩文哀而爲集久且湮矣向予亦未嘗見選兩朝詩文僅取其歌入之今戊申春老病念且死事未畢目將不瞑旣愈復補道脈書及兩朝文張生銘泰宇先生十一世從孫也奉其父照翼命亂鈔先生集介門人趙生俊秀乞予點訂將刻之閱十餘日夜始就緒亦不知其集初何名卽以己意名之曰不二歌集置歌於前先生在任及在瀋陽文兩篇文附焉餘

不二歌集序

關中叢書

傳誌與紀德政暨祭誄詩文等附焉卽歌與諸文先生志事畢見百世之上百世之下相感誠不知其何心竊謂讀此集不奮然興起其忠義之忱者無是情無是理也因語銘曰是不可不刻銘遂請爲序予踟躕不敢任無已當還就集中言先生者取再論之諸家多以文山比先生古今似文山者先生外更無人似先生者文山外亦更無人然兩人心同道同而事亦略有不同文山爲童子時見學宮所祀鄉先生歐陽修等像曰沒不俎豆其間非夫也先生自爲秀才便有范文正任天下意喜兵事留心阨塞此其立志之大同也文山始不拘小節聲妓不絕先生砥廉隅

不妄交遊里中宴會有聲妓聞先生來皆避匿此其律身之微異也文山大魁天下終歷鈞衡先生以鄉薦宰堂邑調聊城逮至兵備永平北行不屈加副憲此其名位之定於天者異也文山使考官於文見其古誼忠肝先生自爲諸生富平孫少宰卽許以忠孝著名此其蘊蓄之信於人者同也文山知贛州江上報急天下無勤王者文山慨然發諸郡豪傑結溪峒蠻起師召入衛先生以削籍家居爍永四鎮失守再起永平參議招舊義勇復四鎮自此兩人以身許國一而已矣當元兵盛時宋亡勢已成文山艱難萬狀多敗少勝子母妻妾俱亡志不少挫見執五坡嶺入

不二歌集

序

二

關中叢書

匡山護送如京在道入日不死乃復貪心猶冀幸萬一也冀城之疑見殺年四十七耳視死真如歸矣何愧天日哉先生以祖大壽師潰敗於大凌見執求死不得說論百端較宋之勸文山者猶勤而卒不一動其心僧寺十年坐不東北向朔望必西南拜衣不更舊食必西來粟祭書明年月見文皇稱督領不拜想文山待死之日亦當如此然臨安之降文山受使如元請和雖見伯顏抗論皋亭旋逃亡幾見殺於制置李庭芝予以爲如宋史說文山此時猶出年少不如先生之不受文皇命暫歸以救一時致失國體爲老成見遠也天下事不得以成敗論人自古國亡實有

不可救藥之故而死節者乃皆其素所不肯信用之人如文山與先生天蓋生之爲萬世維綱常自不能爲一時息禍亂也特文山少豪華不羈勤王師出始折節深自貶損盡散家貲犒軍士先生初貧熬火讀書不敢一毫違禮既捷秋闈以講濂洛學且篤孝馮少墟等皆敬之故爲當道者所知而不輕入官府或關民利病必殷殷言之所以爲令於利民事無不爲病民事無不除則文山生而曠達固有尋常所不易學者而先生乃可常可變可生可死而終不渝其初志事事可學而惜乎人不知學遂使先生與文山均爲古今勸見之人此予所以多張生銘之能刻是集

不二歌集

序

三

關中叢書

而欲廣其傳也人以不二歌比文山之正氣予謂此一詩也當自居瀋陽時已成之而卽書爲絕命之詞則文山成仁取義一首與過零丁洋詩皆可以此概焉抑先生之死多云壽終予觀左懋泰傳先生云以不食死係居瀋陽時作此爲得其實又以不二歌得於死後衣帶中斷之益信道光戊申夏五朝邑後學李元春時齋撰門人雷爾卿書

張泰宇先生予邑洛北人世傳不二歌聞其風未嘗不想見其爲人而初未得悉其事行之本末張生銘先生從裔孫也從予學其祖諱繼志者皓首窮經卒於教讀此歌暨文傳一卷屬續之時殷殷囑其子祐刻以行世祐又以囑其子照翼翼子卽銘也能讀書家亦漸裕戊申四月奉其父命持歌鈔本備述其事於予始知先生忠孝節義萃於一門竊以爲此萬世風教所關今不刻久且散佚矣但篇帙淆亂必更點次序列命銘往質於朝坂李時齋先生先生以意釐定又爲之序且俾予原其付梓之由故敢不揣固陋以誌景仰而又綴予讀茲集之末論於後以質於時

不二歌集

序

一

關中叢書

齋先生論曰從古革命之際慷慨赴死者多從容就義者寡茲集評先生者不一始或方諸范文正趙清獻既居東時或方諸蘇子卿文文山各有當矣未盡者予專取居東一事論之竊以先生爲依稀乎有箕子之風實孔子所謂仁人未可以一忠概之而亦不必盡同也箕子殷之貴戚也爲紂奴殷亡武王釋囚訪道不敢以臣禮待固無求死之事而要不渝其罔爲臣僕之志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易象與論語同能正其志是卽無私之仁人矣先生兵敗見執本決意一死及文皇親釋縛禮遇求死不得命旗下從學先生不辭教以道義文皇與武王訪範之意何

異先生與陳疇之意亦何異然僧寺十年而坐必東北向朔望必西南拜衣不更舊食必西來粟祭書明年月見文皇稱督領不拜不但爲臣僕亦不敢若箕子受朝鮮之封死之心固未忘也其不遽死者以明未亡耳而始終一心不二無一毫私意不可對天對人此則可與箕子質之數千年之後者自號明夷子作不二歌不較然甚明哉卒之兩朝信而且服當時人人信而且服後之聞其事者莫不感且奮也死之先後復何論焉予不欲襲諸家之說第就先生之意論先生未知有當否也戊申六月同里後學賈震撰

不二歌集

序

二

關中叢書

不二歌集卷一

明夷子不二歌公居東自號明夷子
取過難艱貞之意

一眞樞變化乾坤立主張幻形疇不沒問誰無盡藏靜極還復動一陰而一陽源同流乃異邪曲與忠良如此日在天光明照萬方心在人之內丹誠那可忘天地惟得一清寧終久長王侯惟得一首出孕萬邦卓彼待字女從一無褻裳之死矢靡他苦節傲冰霜風疾草自勁歲寒松愈蒼委質許致身臨敵無迴腸電火焚大槐有忙有不忙求死不得死身命輕糲糠生匪是偷生苦衷質上蒼始終籌畫者深媿郭汾陽萬或得一當不媿文天祥君父之所在焚不二歌集卷一關中叢書

叩西南方富貴不可淫威武甘鋸湯既名丈夫子詎肯淪三綱千秋有定案遺臭與傳芳剛巡爲激烈幽武緣不降援古以證今讀茲書一場忠孝字不識萬卷總荒唐俯仰能不媿至大而至剛誰謂馬無角安得羝生羊我作不二歌小常有大常

庭訓邇言

要孝順

孝順父母是人生一件大事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即不可以爲人故百行以孝爲先父母生育之恩如同天高地厚一般試看父母生箇兒子十月懷胎三年乳哺不知受

了多少艱難卽痧麻痘疹風寒饑飽百般調養又不知用盡了多少精神纔得長大成入常言道養兒防老積穀防饑父母受了千辛萬苦指望兒子孝順以爲後靠凡人在世就是平常外人有一恩一德於我尙且想報答他若父母莫大恩勤爲子的五夜思量怎麼報答得盡偏有一種不孝不順的人自己成人之後有妻子只圖妻子受用不顧父母供養甚且結親交友反費許多周旋把父母丟在一邊不知不孝的人那怕千伶萬巧天亦未必佑他常言道孝順常招孝順子忤逆偏生忤逆兒可見近報則在自己遠報則在兒孫斷斷不爽之理至若喪葬一事更是爲不二歌集卷一關中叢書

子要緊的事往往見有錢人家父母已死停柩在堂總不想隨時安葬的道理一味講究做齋做七日期年及至葬時不在穴壙安厝上用心一味講究屏幃戲酒祭玩冥器等類無益虛文所以有因家道本薄必候發財纔得安埋遂至久停在家又有爲選擇好地遲滯不葬不知謀地原想地內無風無水使父母葬下去不至侵壞尸骸此心纔安乃反借父母尸骸圖子孫的富貴東謀不成西謀不就以至棺柩暴露終無安葬日期那曉得陰地不如心地父母一日不安爲子的心能一日安乎更有因父母前後死亡不齊將先死者停柩在家立心等後死者一起發送

兩做一件又爲體面又爲省費試問這種心腸若要生者長存自難顧死者早安若要死者早安不幾願生者早死乎此真不孝人極矣蓋人於父母在時常常思想生育大恩及時報答於父母死後只求死者安身稱家之有無急早歸葬莫務無益虛文此即能盡孝順之道孝可格天異日發達根源不外乎此

要和睦

兄弟和睦乃家庭興旺之兆若係有餘之家彼此公共毫無私隙錢財人丁有聚無散漸漸增長更覺有豐亨豫大氣象俗語說得好分見少共見多即或寒素人家彼此同

不一歌集

卷一

三 關中叢書

心協力想幫相助亦不至落魄於人俗語又說得好朋柴火焰高況兄弟聚首天倫樂事何苦弄得分門別戶你東我西有甚益處總之人家弟兄不和和睦的豈其天性皆然試看幼年時節弟兄們一起嬉戲頑耍行不離伴坐不離身何等和睦及至長大娶妻生子各懷異心或聽了妻子語言或信了親友挑弄因而骨肉乖離你猜我忌你拗我別隨將家業分散更有一種管理家事的人平日一應公衆使用已不無假公濟私入己肥囊及至分家時候猶起貪圖之心往往指空攤賬折算田房因而彼此惡視斷絕往來甚至爭競不已毆訟交加經年不休這等行徑若

係叔姪等輩猶爲隔膜若在兄弟分中是將一點和睦良心喪盡獨不思和睦二字即在鄰里鄉黨也少不得的何況在同胞兄弟常言道酒肉朋友患難兄弟是患難相救只有兄弟豈有安樂之時反不如友朋真不可解也常言又道打虎還是親兄弟上陣還是父子兵總要人思想天性中自然帶來的恩愛切莫只圖自己便宜傷了手足之誼把一點本有的良心盡爲貨財妻子蒙蔽了試看弟兄分散的一家人七零八落就算一己能得支持總覺獨立少助那怕有知心相好終是外人怎及得至親骨肉倘若時衰運遷跌落下來即親戚好友亦不能相顧其一切

不一歌集

卷一

四

關中叢書

幫閑門客冷眼相看那時想起弟兄手足誼氣悔之晚矣自古家不和鄰里欺必然之理也人只把處弟兄分上和睦的受用與不和睦的下場頭細細穿看自然不私貨財不私妻子兄弟恭一家太和即或弟兄中有傲慢不順的亦須忍耐調停久之自然感化同心同德所以古人九世同居子孫昌大無非和睦之所致也

要勤勞

勤勞者不是兩頭奔波的說法是要士農工商各守其業各盡其職而不任情懶惰終日荒廢的意思常言道一勤天下無難事言凡人於自己職業所當做的事無分男女

貴賤各用其心各竭其力自有個結果成就既可以成人又可以成家斷未有自行荒惰而能有濟者往往見有年

力精壯遊手好閒不理本業的人只貪頑耍或終日酒肆或終日賭場遊蕩無歸以為這樣何等快活殊不知日混一日總無成局不惟荒了正務不能成家立計一到年紀頹邁筋力既衰設使有些病痛家中諸事叢集這個時候東既無成西又莫就事不前定自受困窮之累悔之晚矣常言道一生之計在於勤你祇顧安逸怕受勞苦獨不想一生之計乎又道勤謹勤謹衣食有準懶惰懶惰忍饑受餓你只貪懶惰不肯勤謹獨不怕忍饑受餓乎況且人若不

不一歌集

卷一

五

關中叢書

閒居無事苟無定見者妄想邪思相率而生自己按拿不住爲非作歹無所不至矣若是讀書的人朝夕誦課莫荒了舉業上天自不負苦心務農的人春耕夏耘莫荒了田地禾麥自有個收成工匠的人精於手藝工食愈賺得多商賈的人精於生意利息更見其盛總是自在不得的曾憶前輩人作自在歌勸人有云自在好好自在世上的自在誰不愛書生自在文不在農夫自在穀成稗商賈自在誤買賣工匠自在手段壞富人自在田園敗窮人自在添借貸男子自在妻孥害女子自在丈夫怪圖自在不自在老來積下冤家債不早回頭無聊賴請自在請自在此歌

語語切中懶人的弊病可見人生在世若想顧身顧家切勿自在須要勤勞自然大有成就

要儉樸

儉樸者是人之本分蓋儉樸之法不是專在鄙吝先要總計我一家之中人口若干每歲衣食人情雜項用度若干將收的田內糧食若干貿易利息若干豫先量入爲出必須常留有餘以備喜慶並意外凶荒之用至於房屋車馬飲食衣服器物交接俱從儉樸不可矜勝爭強自然家道愈加豐足往往見有餘之家或是祖父做官宦囊豐厚留傳下來的或是祖父辛苦陸續積攢留存下來的這個家

不一歌集

卷一

六

關中叢書

成業就是以富貴家子弟俱享現成之福一經祖父過輩銀錢到手隨着自己使用那知道銀錢的艱難那知道過家的算計分外要行事體面飲食更要異味衣服更要新奇車馬更要肥麗房屋更要華美器具更要款式且有一牽承幫閒的門客善於逢迎美聲美色朝酒暮肉何求不得即用完祖父所存銀錢猶不自悟總是過慣了富貴日子前番又是奢華慣了此時自難守業度日只是變賣弄得赤貧無倚反遭借貸恥辱矣至若無錢之家一則家裏本不優裕他偏要學富貴人家行事攀交些富豪貴客自己自然儉樸不得設若錢不應手必定東拉西拽拉張蓋

李古聖云虛而爲盈約而爲泰難乎有恆矣及至支持不來那時用度缺乏自己又枉弄了半生虛浮不能得實在受用竟成了饑寒困苦之人無所不至這都是平日不肯儉樸之病也總之一家而用費當用則用不當用則爲無益浮費若自己一身務各本業一切家用量入爲出既莫虛誇又能節省以保先業以圖發積常言道常將有時思無時切莫浮奢須要儉樸自然可久可大

莫欠糧

朝廷立定條編一畝一戶載有徵收的數目一春一秋正是完納的時候古人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試看萬國九

不二歌集

卷一

七

關中叢書

州各府州縣的百姓熙熙皞皞歡欣鼓舞都在光天化日之下耕田而食鑿井而飲各人家的仰事父母俯育妻子一絲一粟溯其由來真感戴無涯矣其有田糧關稅例在惟正之供止有此數輸將惟恐或後何得不遵定例不隨卯期拖欠許久不早封納竟成化外頑民乎況徵取錢糧原只爲許多費用如官員的俸祿吏役的廩食兵丁的糧餉修築的工料等項究竟還是爲百姓用去的卽如民間奸良不齊若無官長那凶惡的人以強凌弱不公不法的事誰人斷理乎民何得不受欺侮又或有盜賊竊發若無兵丁護衛官法治罪地方不得寧靜平人何得安居樂

業至於興功動役修城築堤又係爲民之保障恐其有水旱盜賊之憂且而讀書的給以廩膳奉差的厚以賞賜愛育嬰兒養濟孤老賑恤飢民種種費用都是爲百姓而設人若想到此處就該將應完的錢糧早早封納上去偏有一等刁玩的人故意拖欠藐不畏公反以爲會推能抗誇飾鄉愚此等惡習往往見有餘之家不知理法也學這樣的行徑那曉得限期太過官府定然差拘就是即刻可以備辦封納來役的酒飯盤纏科房的照應使費額外花費了銀錢且差人在家追呼傳之鄉里反覺失了體面至沒錢的人家一時設辦不來自必拘到衙門見了官長定要

不二歌集

卷一

八

關中叢書

責打身體既受了刑杖一切鋪堂散班雜項又要銀錢催的越緊外費越多到底錢糧是少不得臉面沒有顧得錢財又沒有省得豈不大愚凡人須要曉得算計把家裏一切私事權且放下先將公項照限全完切莫欠糧做一個奉公守法善良的百姓既省許多雜用又享許多安逸是何等自尊自重

莫爭訟

朝廷設立官府無論有司衙門與上司衙門不過替人判理曲直辯明冤枉原爲天下息爭止訟歸於無爭無訟的緣故那知人情不古有一種心裏稍負了屈不能忍耐卽

鳴之公所這必是好訟的人有一種理信本自不直假飾其辭辯之公堂這必是健訟的人又有一種挑起是非慣弄刀筆包寫包告這就是唆訟的人常言道衙門朝南開有理無錢莫進來所以明白的人凡事容忍輕易不去告狀至若悻悻自好遇着沒要緊的事件雖是他人錯了卻自己可以讓得過的偏覺氣忿不平必定要搆詞興訟狀子告進去若是不准還是造化若是准了就是惱氣星破財星進了官承行的書房執票的差人發脚就要起錢若遇好些的差房還少受他些勞叨一遇着狠毒的人就是多口舌的朱雀餒不飽的虎狼先就受他不住及至聽審

不一歌集

卷一

九

關中叢書

時候一切詞內有名的中證鄉鄰需用飯食同來看顧的親族朋友款待茶酒自到歇家的盤費衙門鋪堂散班的禮物處處都要周到或有一個人犯不齊或遇官司不閒經年累月守候無期家下有許多養生恆業身上有許多正經大事都不能專心料理這時譬如騎虎背要下不能下只得辭勞苦不辭銀錢求其見官一番但問官的判斷原是難定若一時枉斷把你審輸了反遭責罰是不忍小辱倒受了大辱若是審贏了對頭不服依舊不止不休拖累無時可了冤仇更覺重大這是有理的官事倘且如此若本無情實或起貪圖之念侵佔人家財產或懷私恨

之心陷害良善名節漫天起霧平地生波就算筆頭會寫舌尖會說一應告狀的使用俱不可少且情虧理短還要打點請託受滑吏的盤算受旁人的掣捏事尚未遂已經使了多少銀錢費了多少周折即或見官審斷聽你欺哄如了你的私願卻天理喪完良心喪盡一時縱得用久而自明倘遇清白官府審出真偽那被告覆盆見日你誹狀的將誣告反坐自尋罪受古人說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雖悔無及矣更可恨者是教唆人的訟師粗知幾點詞意略看幾件律條做出敢作敢為的模樣心地不明白的人觀其外面深為信服設些為詭為譎的機謀識見

不一歌集

卷一

十

關中叢書

不定的人墮其術中儘被驅使無事弄成有事小事架成大事或洩自己私忿或圖於中利益把他人的身家一己的陰陽都付之膜外誰知暗中報應近在己遠在兒孫歷歷不爽且這樣損人利己的行為不自改悔積怨必多一經出首動公訪拿包攬詞訟律有明文是天理既已難容王法又所莫逃何所恃而不恐乎總之凡事有理的須退讓一步無理的須猛省一番刁唆的更宜急早回頭切莫爭訟保幾多錢財消幾多辱磨存幾多陰功真有無數的好處

莫關駁

鬪毆的人總因氣性難平毫無遜讓的心思或恃著自己的勢強或恃著己人多便逞雄爭勝撕打爲能橫逆欺凌必要使人人都害怕自己的那曉得自己受害受怕事情更大常言道拳打理不開又說理字沒多重三人擡不動若遇不公不平的事倘自己有了不是處即當退避若不然有理講理理若不服或投之鄉鄰親友況且審斷曲直又有官長處分若動不動爭起氣來辱罵交加拳打脚踢扯也扯不住拉也拉不開因而傍邊有幫左拳的解左勸的動起器皿搬些磚石三個五個打做一團若是打輸了自己的皮青眼腫身損體傷所爲的事件究竟不了結先受了許多虧苦甚至弄個殘疾一生竟成了廢人若是打贏了被打的人豈肯甘心放手必定尋來報復冤家每逢於窄路仍舊是不得干休的常言道忍得一時之氣免得百日之憂就是自己人衆錢廣勢力極大武藝極高人都敵你不過衆怒也覺難犯王法更是難逃更有一種好勇鬪狠的人不安本分不習正業學成拳棍專以打降爲事逐隊成羣或在會場或在戲架故意滋事闖禍比較好漢橫行毆鬪人何不看那洗冤錄上說人身致命所在甚多若聘一時豪氣一拳一脚都能打死人命何況洶洶漢漢棍棒齊加豈有不致傷命之理若是被人打死白白丟了一

條性命英雄何在父母妻子無所倚靠反要做苦主告狀鳴官自己死後屍骸又遭檢驗蒸刮已是慘痛之至若是打死別人那怕有飛天下海的能幹難得逃過法網總是要抵命的一經鎖拿送到官司三推六問打過又夾夾過又打解府解司問成死罪牢獄枷鎖先受盡無限的痛楚欲求速死尙不可得就是萬貫家財幾年監禁消滅殆盡比那被你打死的人受的折磨更加十倍利害又帶牽父母妻子都入苦海試問爭氣打降的到這田地可害怕不害怕凡人當此太平世界各自安居樂業何必倚強欺弱徒逞血氣之勇試看有識量的人縱橫逆欺凌他且包涵忍耐況未必自己十分有理須平心遜讓切莫鬪毆庶身家可保消許多災禍蓄許多福澤是何等受用

莫賭博

好賭博的人只說是件快活的事那曉得是件喫虧受害的事上場賭博時原想贏別人銀錢豈肯把自己銀錢輸去不知賭博輸贏怎麼拿得定試看從來賭博下場十遭就有七八遭輸況且窩賭人家不管誰輸誰贏一往一來都是要抽頭的抽來抽去場上的本錢漸漸歸了窩家若是通場打算總沒有一個贏的到了賭錢場中必有一起做局哄騙的人商通叫點打圍偷牌換骰等類那怕有呼

請乞終養揭帖

原任山東東昌府聊城縣知縣今陞南京刑部湖廣清吏司主事張春爲比例陳情懇乞聖明俯賜終養以安愚分以盡子職事職係陝西西安府同州人由舉人於萬曆四十一年四月初四日除授堂邑縣知縣本年五月初十日到任職蚤歲失恃職父世登迎養時年已八十七歲矣四十四年四月初十日考三年滿蒙聖恩封父贈母九十老人躬被綸命職幸出望外四十五年五月十三日調繁聊城縣六月初六日到任職父漸失明乞著無恙至四十六年職父九十二歲飲食失調偶感風邪乃以景臨濛汜念

不一歌集

卷一

十四

關中叢書

盧喝麼的手段受了籠絡不知不覺將本錢鈎引去了常言道贏錢三隻眼輸錢只是趕誰知越趕越輸怎麼讓你翻得本來若是瞎花了心日夜不休百樣的事都不思量去管父母的奉養妻子的飢寒自己的本業竟丟在度外只顧顧得快活那管人的好歹就是娼優奴僕以及不習流品的人但有銀錢可賭卽如膠似漆竟像好兄弟一般深更半夜你來我往甚而弄出別的勾當這時悔恨何及且好賭的人既不分好歹那裏講個禮義惜個廉恥或是爲輸贏爭錢多少或是爲語言相犯動起氣來卽時吵鬧打罵一經官府訪拿或是自己出首經了公所先要衙

不一歌集

卷一

十三

關中叢書

門使用銀錢又受差役百般凌辱及至見官按律治罪小則責罰枷號大則充軍問徒怎得卽便干休嘗見富貴人家子弟不知艱難苦楚終日戲遊將祖父所遺的產業蕩盡一身的衣食缺少弄得赤貧無倚到得此時忍不過飢受不過寒不得不起歹心做賊偷竊因而無所不至犯下罪來斬絞流徒俱不可定究其原由總是賭博的病根何等喫虧何等受害眞可怕也人當痛改此種習氣各理正業切莫賭博保養自己身體保守自己財產保固自己體面眼前有許多受用處日後有許多發積處何等自在快活何必偷一時之快活乎

不一歌集

卷一

十四

關中叢書

刻離膝下哉職之進退實爲狼狽查得大明會典一款嘉靖五十年奏准親老雖有兄弟篤疾不能服事者准令歸養職有一弟秋軌酒中風未諳定省按禮經九十者其家不從政職父年且過之卽職弟善事情難絕裾伏念職慈不待養祿幸及嚴每惟高厚之恩致身有願自量蒲柳之質竭蹶無能固揣分以宜休況知年而滋懼又查得刑部河南清吏司主事楊世勳曾以親老奏乞終養蒙恩慈允行職之事體委與相同我皇上純孝錫類率土同沾伏乞敕下吏部容職終養遺下員缺另補才能庶賢路無妨孝治有光合家偕白叟黃童歌萬壽於無疆矣

不二歌集

卷一

十五

關中叢書

祭白喇嘛文

明原任太僕寺少卿張春致祭於主僧白喇嘛之靈曰釋子涅槃之說不生不滅之理也雖然余以主客交好不忍離別云爾嗚呼痛哉痛哉寓必擇主先民重之久而敬之吾夫子稱善況遭難居處之際乎得賢主於難得之時愛敬施於六年之久倏而生死分別不得片言永訣堪乎不堪乎痛乎不痛乎今自辛未之十一月十七日至瀋陽卽主喇嘛僧舍雖鄉井之人乎生平風馬牛不相及何乃一聞余門外足音便倒屣而迎傾肝膽而慰禮遇便過隆不止憐余之患難也若不知余之在患難也爾時躡足附耳

者數數喇嘛能早見余心慰余以生勝於死之事未嘗有片語不忠於余者此其識微見大之不忍別者一也晨昏定省交友無之出告反面交友無之過加於余日三餐必不先食有送鮮或甘美必不先嘗主家於寓客原未會有況六年如一日乎抑己尊人此謙遜之不忍別者又一也每誠庖丁茶酒人諸伺候者懇懇以余爲說卽尊貴人卽親厚人或有余前語不合或背語余不投者此何足芥蒂喇嘛必面駁之余六年居何地何時得惡聲不接於耳者誰之力也此欲以一心一衆心不忍別者又其一也爲余一人而思及余鄉在難之數十人不惜財不惜力又禮貌

不二歌集

卷一

十六

關中叢書

之使諸在難之鄉親無主而有主無家而有家此主家於寓客都未曾有又其不忍別者乎恆情之交好者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余身在瀋陽心在天朝喇嘛身之所在卽其心之所在余儒門喇嘛佛門心不同道不同道不同易分畛域宜生水火誰能聯異爲同前後一轍乎余忠告逆耳數之又數所以報也又誰能諒余無他而不之疏乎酒中言稍有失何足介介旋卽懺悔又誰能反己遷善如是之明決乎不尤其不忍別者乎尤奇異者六載來只是余晨起櫛沐差人候之使者回報先出門立候及余前後殷謁神倚立簷下歲時固讓余受禮而已自元旦至初三

日喇嘛禮佛畢余尚未起就余榻下頂禮及相會時間六年來未有如是之禮何倏而爲此喇嘛謂六年前缺禮云云又未曾有言及傳衣鉢事倏而及之謂言之有意云云豈先知大滅度而然耶抑其神爲之兆幾之先動即喇嘛亦莫知其然而然耶日暮就臥夜未艾而大歸使家衆驚號嗷嗷如失林之鳥喇嘛前病傷寒死而復生向余泣曰爾時方知人死不難止是服事不到頭心不了耳前余不食欲死喇嘛一聞之跪倒泣如雨注至欲以不食先余而死又慰余以忠孝之大噫一死一生乃見交情痛哉痛哉不忍言也喇嘛生平自有月旦無事余言正謂關切余者不一歌集

卷一

十七

關中叢書

余哭之譬如鑿井得水水不專在是善飲者一滴知大海味又何庸余饒舌哉余恨死遲悲喇嘛去早喇嘛樂淨土余哭嫌俗初一哭病倒茲首七不能哭而不忍不哭噫余無炙雞余無絮酒并哭亦不能痛哉痛哉

武成考序

鄙宗之與予同筆硯而稱友則無若晦叔云予受晦叔益良深而自謂知晦叔爲最悉晦叔天性孝友若訥若拙其不矜伐近於孟之反其不妄語幾於司馬文正公其不奔趨權貴而人無賢不肖一見傾心有類於邵康節先生其與人無迁而見者消其鄙吝化其粗浮則又似黃叔度居

平雅薄舉業故絕意榮進而獨博極羣書歸宗六經至于天文術數醫學字法靡弗精研則又酷肖管公明王輔嗣之當日予竊竊惴惴揣晦叔之無延曆法也蓋二子以是學眇於年鑒未遠也予羈五斗自遠晦叔乃朝夕晦叔弗去心屢奏記晦叔企其貴然來思遂可陟岱宗躋日觀洋洋望渤溟入拜宣聖闕里廟見孟子興於是弔尙父舊庸以與今之賢豪長者一晤對稍續龍門勝遊而恢其習見晦叔竟以寡母翟在有辭於遊之遠亟乘鹿而西矣蓋歲乙卯未及龍蛇而就埋玉樹不圖予億之中而致私憾於天謂奪予晦叔之速也良友難逢忽焉而成今古予其何以不一歌集

卷一

十八

關中叢書

爲情耶晦叔著述頗富藁散落而什一存惜無有爲傳之者予搜篋中僅得其武成篇考見其不沿故常不踵訛誤旁證諸書而一準之劉氏三統歷譬其月分叶其日辰考核精確訂正焦勞千古之疑一剖而釋以質窮經君子僉謂其然爰表章而壽諸梓以不朽晦叔及晦叔早與公明輔嗣同遊而名亞管王生氣凜凜存矣

不二歌集卷一終

不二歌集卷二

張僕少監軍關永紀事

闕名

公生而豐碩端嚴左臂有七黑子如北斗形幼有大志誦讀之暇恆閉目靜坐從不嬉戲丙戌以詩經入庠愈下帷攻苦家貧以香火照書而讀又好談兵嘗曰人生於世當效力邊疆如馬伏波耳終不苟然以自肥也郭李韓范豈異人哉不邇聲色不殖貨利不妄交遊里中宴會有聲妓聞公來皆避匿士大夫皆敬憚之蜀內江鄭公壁以觀察謫州守一見奇之延爲子弟師及督儲延綏以公自隨因閱歷諸塞習知邊事太宰富平孫公丕揚聞公名延見之不二歌集卷二

卷二

一

關中叢書

語公曰子必爲偉器以忠孝著名但恐嫉惡太甚見忤流俗耳孫素有藻鑑公益自勵德行文章聲名大著旋補廩膳生萬曆庚子中第二十三名舉人兢兢自守力耕事親不事請謁州守高公慕公德欲爲起第城中以便請益公曰古人嚴一介之取所以養任天下之基某豈以此動心哉堅辭不受然民間有大利害事輒挺身言之不少阻撓常習射或刀劍鎗矛之類卽子弟亦令習之蓋公之好武事其天性也從鄭公延綏時雖遠遊有方而白雲之念時殷忽一日覺神情有異夜夢一神告曰爾父有恙以某藥治之驚起白鄭公亟馳歸封公果抱病公稍知醫考夢方

果數劑而封公起自幼讀書莊東大相寺有高僧蘭姓者卓錫於斯數語公以禪定之學後得周程張朱語錄及性理諸書讀之有悟曰吾道自正奚俟他求潛心玩味絕意進取數年而有得定省有暇恆閉門危坐若將終身歲次癸丑封公勉之曰及吾之存也行吾之學以慰吾志奚必寂然一室而後爲樂乎公感其語四月謁選得堂邑令初至潦水漂民廬舍公日夜行勘不憚勞旣以大荒乙卯丙辰爲甚公先刻一書教民節儉多蓄乾棗野蔬有罪者以此爲贖捐俸薪佩帶內子脫簪珥得錢三百七十緡穀五百石次第賑給又開館煮粥食之卹冬生院養濟所不及不二歌集卷二

卷二

二

關中叢書

者入之長枕大被男女異室收保棄兒物故者予槥費皆出於金矢之餘凡活民二萬二千有奇蝗蝻繼起督士民設法捕之隨其多寡酬以倉米獨堂邑蝗不爲災直指過廷訓特疏入告蒙賞紀錄出行遙見二人騎驢一人步隨命擒騎驢者簡其行李有銀段首飾之屬鞠之則泰山盜魁劉布五秦士鄉也謀刦齊某道此赴期許以赦罪捕盜乃使健兒於齊之門盡縛其黨就中鈎蔓批根凡獲梁山泊大盜號仁義王陳二可數十人散其黨六千人又立捕格一鄉有警其里舉礮鄰村接舉數十里間俄頃聞於縣前角後倚左右輻輳而縣出奇兵蹂之盜不敢入境此救

起用公力辭及服除光祿卿許維新上疏曰張某具經緯之才有冰玉之操用其捕盜管夫法術之豈使邊疆至此委以重任必奏膚功卽以原官召用踰月超授永平兵備僉事官比部時鄒南皋馮少墟講學首善書院聞公大明濂洛之學延入講席說大學誠意章孟子雞鳴而起章聞者莫不歎服又語衆曰我輩既食君祿須實濟國事方爲學問若晉人清談廢事徒壞人國爾高攀龍左光斗折柬與馮從吾曰今日有用之才張景和第一不但又爲關西夫子增重吾道而已天啓間逆閹魏忠賢罔上作奸勢過振瑾中外風靡各鎮俱建生祠以媚之永平獨無中貴人不二歌集 卷二 五 關中叢書

楊朝劉應坤脅以威勢欣以富貴百方慫吏公竟不屈投効欲去都御史鄧漢特疏留之時公蓄一鵬劉應坤請於公曰將以獻魏公夜殺其鵬示使者曰鵬已死矣劉意甚恨後崇禎登極有介節自持之褒劉應坤陶文帥京軍出鎮山海行次以龍亭奉敕居前俾各官先具本起居而後受其謁見如督師之儀諸鎮道承意逢迎惟恐獲罪公獨據祖制相抗不少降意凡諸閹病國害民之事公諭所屬不得擅爲奉行雖屢觸凶鋒而毅然不懼或勸公稍委蛇以全身者公曰無百年常在之身有千載不死之心豈以避禍而毀吾素履哉是以數年之間永平官民不受閹人

之害羣凶日夜切齒而公清慎無私惠威大著無隙可乘閹軍之來沿途強居民室姦淫搶奪官民吞聲莫敢出氣公預設行帳於城外供應之事咸備傳檄知會不許入民居其軍有強奪民物者盧龍知縣孫止孝責軍五板鋒擁入城孫越牆而避時督師高第駐永閉門不敢問公納孫於衙而身住撫之諸軍曰魏上公領我輩飲過萬歲御酒來此禦賊豈肯受知縣之撻公曰此固皆知縣之過今彼安在答曰懼罪逃避我輩尋見與他面理公曰汝等到此糧草器用皆知縣預備爲何又行搶奪雖係京軍豈無法紀他是黃榜進士一縣之主且不可撻你你小軍反要撻

他倘或逼死知縣還要領兵官償命何況你輩前者魏公命京軍出鎮督撫科道疏言不便今旣打搶又辱知縣各官又去上本領兵內臣又將何抵賴我是永平監軍只得奏聞聽皇上處分軍皆釋杖叩頭曰我輩無知犯法情願與知縣謝罪應坤偵知公言將首惡捆打枷示揮軍出城請公至營謝罪求解其事公曰知縣無恙尙可彌縫但恐大內聞知彼此不便其營將懼哀求不已公曰恐知縣不肯甘心某有地方之責當爲解釋公辭回令孫旋寓應坤卽將首惡數人梟斬遣將謝公及知縣逆魏用事命御史游士任奉敕召江南富人翁應玄以遊擊將軍部浙兵五